

愚园茶事兼及明代文人茶饮风尚

| 刘晴 文 |

万历年间锡惠山麓有名园曰愚公谷，园主邹迪光自湖广提学副使任上罢归后，花十余年时间精心筑园。园以“愚”字当头，邹公亦随园自号愚公、愚谷先生。“愚”字出，大智生，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愚谷先生就此退居水边林下，和友人日夕徜徉园内，把那个时代江南文人推崇的清雅之事都玩了一遍。清雅之事，明人袁宏道认为是有高低先后的，是“茗赏者上也，谭赏（清谈）者次也，酒赏者下也”，既然茶事是第一等清雅之事，那么今天我们不妨推开“愚园茶事”这扇小窗，一窥明代文人的茶饮风尚。

一、“客至出枪旗”与“我自评龙团”

愚公常喝的茶有两种，一种是叶茶（散茶），一种是饼茶（团茶）。他用叶茶招待友人，有“客至出枪旗”“铛烹雀舌流香液”之句。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称“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，如雀舌、鹰爪，以其劲直纤锐，故号芽茶”“次曰中芽，乃一芽带一叶者，号一枪一旗；次曰紫芽，乃一芽带两叶者，号一枪两旗”，由此可知，愚公诗中提到的“雀舌”和“枪旗”都是上等芽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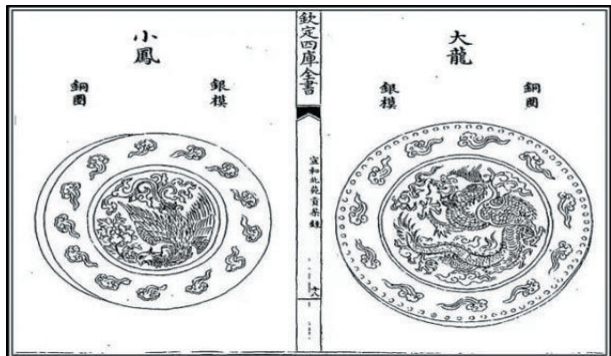
愚公主要用叶茶待客，这和发展至明代的饮茶习俗有关。明洪武二十四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因深感宋朝团茶耗费人力物力，且贡茶制度易造成剥削，不利于新政稳定，故于当年下诏“罢造龙团，惟采芽茶以进”，此后团茶就衰微了，原来在宋朝只是中下阶层喝的散茶，也就是叶茶却在明代流行开来，成为主流。

愚园所用的叶茶和今人所饮的绿茶是比较接近的，从他和友人山园小集后写下的“绿茗枝枝撑石鼎”“凤鼎雀芽泛绿乳”“碧乳泛磁甌”中的“绿茗”“绿乳”“碧乳”来看，均指的是绿茶。这些叶茶经过采摘后以揉、揉、炒、焙制成，也即为炒青制茶法，明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提到“揉而焙之，则本朝始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笔者在翻阅愚谷先生文集时还发现，愚公除了喝叶茶外，还会像宋人那样喝一些当时已不再流行，甚至比较稀少的饼茶。在他的《啜茗十首》组诗其二，他提到“谁言碗礪浇，其功在绿醅。啜此月团片，烦恼却几许”；夏夜与友人小酌时，是“人皆擎蚁碗，我自品龙团”。这里的“龙团”“月团”即为饼茶，明朝

品饮散茶的推广者，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《茶谱》中记得很清楚：“以膏为饼，至仁宗时，而立龙团、凤团、月团之名。”今人还可从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读画斋丛书本上，看到龙凤团茶的样子，用表面饰有龙形的银制模圈入模固定的是龙团，凤形的是凤团。今人翻阅该书，可谓思接千载。在愚公写与友人的书信《与姚文学》中还有购买“月团”的记录。愚公在信中说：“不佞生平有刘縠之癖，不好侯王八珍，而重嗜苍头水厄……敢循故事，驰将白翎易彼月团，其价与数一切如旧。”他以北魏时期的爱茶名士刘縠自比，表明饕餮大餐不是自己所求，而惟嗜好喝茶，随后向姚文学提出求购“月团”茶，而从“其价与数一切如旧”，我们又可判断他向这位友人购买“月团”是不止一次的。

既然饼茶在明代已不再流行，那么愚园主人为何还会追慕饼茶呢？笔者认为这和他文学思想上的主张有一定关系。邹迪光在万历二年中进士直到万历二十年罢归的仕宦生涯中，正值文坛“后七子”复古运动发展的巅峰期，他与“后七子”阵营中的王世贞等领袖大咖皆有深入交往。里居梁溪后，他进入创作全盛期，诗文中除描述愚园日常和交游活动外，还有不少文章是阐发他文学主张的，此时文坛的复古阵营已濒临瓦解，浪漫主义思潮狂飙突起，迪光选择坚定地站在复古派一边，“力为弇州护法”（钱谦益语，王世贞号弇州山人）。所以笔者认为他对饼茶的一点嗜好，是暗合了他文学主张上的“师古”倾向的。



二、“淪茗急掬泉”与“烹茶雪旧储”

愚公的儿子邹德基，有位昆山好友，名张大复者，其留下的《梅花草堂笔记》中提到“茶性发于水，八分之茶，遇十分之水，茶亦十分矣。八分之水，遇十分之茶，茶只八分耳”，可见晚明文人对于烹茶之水的看重。愚谷先生自然也很讲究用水，愚园茶席上常用来烹茶的水为两种，一是惠山石泉，一是旧储雪水。

陆羽认为烹茶的水，“用山水上，江水次，井水下”，并在二十种烹茶的水中，把无锡惠山寺石泉评为天下第二。稍后的唐人刘伯刍、张又新虽列出了各自不同的榜单，但无锡惠山寺石泉始终稳坐第二把交椅。受这些资深茶人的影响，自唐以来，多少达官贵人为求二泉水不惜人力物力，如晚唐宰相李德裕，甚至叫人从无锡到长安设“递铺”专门为他运送惠泉水；没有特权可享的文人墨客，以交游之名相约惠泉边，汲水品茗、吟诗唱和，正德年间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、唐寅和祝枝山《惠山竹炉和竹茶炉诗草书合璧卷》，以及隆庆年间钱穀《惠山煮泉图》，均以图文形式，记录了明代发生在二泉边的茶会雅集活动。

邹迪光所筑愚公谷紧邻惠山寺二泉，水景是全国的华章，整个愚公谷是一个将惠山泉眼、山涧与人工开凿的方池统一整合的浩大水利工程，他自言“二泉之水从空酝酿，不知所自出，吾引而归之，为璋障之，堰掩之，使之可停、可走、可续、可断、可巨、可细”，就地取材如此方便，愚园汲泉烹茶也就成为必然。“持醪先扫石，淪茗急掬泉”“方圆味列偏无肉，薜荔香生

薄有泉”都是描述的愚公用泉水烹茶的场景。他的朋友吴县县令陈无异，在京听候考核前来访愚公谷，是要“日饮三四升”的。愚公更是在《夏日偶啜二泉水半蠡，爱其寒冽，口占一歌》中，直抒胸臆，为二泉水叫屈，一为它的位居第二抱憾，“一从陆叟品评来，谁人不识二泉水。一从陆叟定评来，谁人真识二泉水”；二为它被官府衙门急传，结果却出现在腥秽杂陈的饕餮盛宴上，白白浪费了真味而愤慨，“兼有官家儿，急水如急税。廉泉未必吞，二泉劳传递。红楮斜封紫瓮头，走尽长年并舆隶。水至传呼启戟门，材官纷纷进护卫。官家方丈动华错，熊蹯豹髓肥牛臠。大补品肉胥膏流，小馐和羹如雪泼。泉烹玉茗置其间，清氛无存腥秽达，如彼邯郸配厮养。”这既是愚公对茶水之真味的理解，也是其本人傲骨强项的体现。

除了泉水，愚公还会在夏日午后，用往日所储的雪水煮茗，并配以泡在山泉里的西瓜和李子招待远道而来的友人，是“茗淪三冬雪，瓜浮六月泉”“沉李冰新设，烹茶雪旧储”。虽然在陆羽《茶经》中，雪水只列在第二十位的末品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后世文人雪水煎茶的趣好。和陆羽同时代的白居易有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”之句，陆游有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”之句，宋代苏东坡有“梦人以雪水煮小团茶”诗，愚公同时代的高濂在《扫雪烹茶玩画》一文中有“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为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，幽人啜此，足以破寒”之语。

三、“啜茗先品评”与“洞山茶第一”

愚公不仅爱喝茶，也喜品评，有“啜茗先品评”之句。在他与松江画派好友宋懋晋所通的十二封书信中，有两封信的内容是对于一种茶的交流、品评，那就是“洞山芥茶”。芥茶在中国茶史上名气很大，是明清两朝的贡茶。在中国四十多部茶书典籍中，有关芥茶的专论就有六部。如明代许次紘的《茶疏·芥中制法》、熊明遇的《罗芥茶疏（论）》、冯可宾的《芥茶笺》、周高起的《洞山芥茶系》、周庆叔的《芥茶别论》，还有清代冒辟疆的《芥茶汇钞》。

“芥”是两山峰之间的空旷地，洞山芥茶，是产于宜兴南部洞山山区的极品散茶。宜兴茶叶自古有名，唐代宜兴就设有贡茶院，唐宋两朝宜兴产茶一直被称为阳羡茶，到了明清其开创出的散茶精品，被称为芥茶。其中“南岳芥”属帝王御贡，而“洞山芥”“庙前芥”“庙后芥”就成为文人雅士一撮难求的雅好之茶。

邹迪光是如何品评洞山芥茶的呢？在他写给宋懋晋的一封信中，他说：“据姚文学言，芥茶以洞山为杰，此数斤者悉其山所产，色馨风味，夔别恒调，即吾家亦不常有。今幸有之耳。仆昨试之，清冽洒然，非不可爱而殊乏冲和隽永之味。下喉微有石气，如深山道士，草衣木食，寒骨凛凛。又如辟支禅，独行独来，终非大乘地位，似出朱鸿胪家下。岂仆移口浊肠味而不得其味耶？将司汤执爨，于一切法未谙也。仆不能为此茶，月旦辄往数片足下试。躬率苍头涤

除诸器物而后行事。姚家、朱家，毕竟孰优，请以足下口舌续之茶经，为两公家案。”愚公认为洞山芥茶喝后，清凉爽快，并不是不喜欢，但总觉得这茶缺了点平和绵长的味道，下喉还有石气，就像深山里走着的道士，或者像靠野树果实充饥的隐士，寒气透骨。又像是小乘佛教中无师无友，完全靠自修自悟证得的辟支禅，终究不如大乘佛教的地位。又或者觉得自己移口浊肠品不出味道来，于是让苍头把器具清洗干净，装上数片洞山芥茶送给宋懋晋品评。从后一封邹迪光给宋懋晋的回信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宋懋晋喝了后给出的评价，即“洞山茶第一”。迪光就再试，回信中告诉对方再次品茶的结果是，“果亭亭袅袅，离尘绝俗，悠然有味。写之磁盎，若云非云，若烟非烟，不从人间汤火出”。

由这两封探讨洞山芥茶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茶在晚明文人中的影响力，以及园主邹迪光“茶禅一味”的品茶境界。

无锡惠山风物繁华，人文故事甚多，发生在二泉边的愚园茶事只是文化茶事的一个缩影。今日锡城喜茶爱茶之人越来越多，慕古思幽处，是惠山二泉文脉的一脉相承，更是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气质使然。

